尚書正義

尚書正義卷第十七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

勑撰

周書

立政第二十一

周公作立政周公既致政成王恐其怠忽故以君臣立政爲戒

立政言用臣當共立政故以名篇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順古道盡禮致敬告成王言嗣天子今以爲王矣不可不慎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用王所立政之事皆戒於王曰常所長事常所委任謂三公六卿準人平法謂士官綴衣掌衣服虎賁以武力事王皆左右近臣宜得其人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數此五者立政之本知憂得其人者少

疏周公至鮮哉正義曰王之大事在於任賢使能成王初始即政猶尚幼少周公恐其怠忽政事任非其人故告以用臣之法周公順古道而告王曰我敢拜手稽首告

嗣世天子成王今已爲王矣王者當立善政其事
不可不慎周公既爲此言乃用王所立政之事皆
戒於王曰王之親近左右常所長事謂三公也常
所委任謂六卿也平法之人謂獄官也綴衣之人謂
掌衣服者也虎賁以武力事王者此等皆近王左
右最須得人周公既歷言此官復言而歎曰嗚呼
美哉此五等之官立政之本也知憂此官宜得賢
人者少也　傳順古至不慎　正義曰周公既拜
手稽首而後發言還自言拜手稽首示已重其事
欲令受其言故盡禮致敬以告王也召誥云拜手
首旅王若公亦是召公自言已拜手稽首與此
同也成王嗣世而立故呼成王爲嗣天子周公攝
政之時成王未親王事此時既已歸政於成王故
言今以爲王矣不可不慎也王肅以爲於時周公
會羣臣共戒成王其言曰拜手稽首者是周公誠
羣臣之辭　傳周公至其人　正義曰此以立政

右篇知用戒戒者是周公用王所立政之事皆戒於王也三公臣之尊者知常所長事謂三公也六卿分掌國事主之所任知常所委任謂六卿也準謂平也平法之人謂士官也士察也察獄之官用法必當均平故謂獄官為準人周禮司寇之長在常任之內此士官當謂士師也衣服必連綴著之此歷言官人知綴衣是掌衣服者此言親近大臣必非造衣裳者周禮太僕下大夫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此掌衣服者當是太僕之官也周禮虎賁氏下大夫言其若虎賁獸是以武力事王者此皆左右近臣宜得其人言其急於餘官得其人者文官得其文人武官得其武人違才易務皆為非其人也

傳歎此至者少

正義曰此五官皆親近王故歎此五者立政之本也休美也王肅云此五官美哉是休茲為美此五官也歎其官之美美官不可不委賢人用之故歎之知憂得其人

者少下句惟言禹湯文武官得其人是知憂得人者少也古之人迪惟有夏
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古之人道惟有夏禹之時乃有卿大
夫室家大強猶乃招呼賢俊與共尊事上天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禹之
臣蹈知誠信於九德之行謂賢智大臣九德臯陶所謀乃敢告教厥后曰
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
茲惟后矣知九德之臣乃敢告教其君以立政君矣亦猶王矣宅居也居位事六卿
掌事者牧牧民九州之伯居內外之官及平法者皆得其人則此惟君矣謀面用丕訓
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謀所面見之事無疑則能

用大順德乃能居賢人于衆官若此則乃能三居
無義民六罪宥之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國之外

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桀之爲德

惟乃不爲其先王之法往所委任是惟暴德之人故絶世無後

疏古之至罔後正義曰既言加

憂得人者少乃遠述上世之事此言禹與桀也古
之人能用此求賢之道者惟有夏禹之時乃有羣
臣卿大夫皆是賢人室家大強猶尚招呼賢俊之
人與共立於朝尊事上天禹之臣蹈知誠信於九
德之行者乃敢告教其君曰我敢拜手稽首君今
已爲君矣不可不愼也戒其君即告曰居汝掌事
之六卿居汝牧民之州伯居汝平法之獄官使此
三者皆得其人則此惟爲君矣言不得賢人不成
爲君也禹能謀所面見之事無所疑惑用大明順
之德則乃能居賢人於官賢人在官職事修理乃

能三處居無義之民善人在朝惡人黜遠其國乃爲治矣及夏末年桀乃爲天子桀之爲德惟乃不爲其先王之法往所委任是惟暴德之人以此故絕世無後得賢人則興任小人則滅是須官賢人以立政也 傳古之至上天 正義曰經言古之人迪傳言古之人道當說古之求賢人之道也王肅云古之人道惟有夏之大禹爲天子也其意言古人之道說有此事孔意似不然也孔以大夫稱家室猶家也籲訓呼也招呼者乃是臣下之事故以爲夏禹之時乃有卿大夫室家大强猶乃招呼在外賢俊與之共立於朝尊事上天也言君既求賢臣之助言天子事天臣成君事故言共尊事上天 傳禹之至所謀 正義曰九德之行非一人能備言爲之臣蹈知九德之行極言其賢智大臣也禹時伯益之輩乃可以當此經典之文更無九德之事惟有臯陶謀九德故言九德臯陶所謀者以實

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是也 傳知九至君矣 正義曰是言乘君非大賢不可故知九德之臣乃敢告教其君以立政也君矣亦猶言王矣言已爲君矣不可不慎也君王一也變文以相避爾宅訓居也居汝事須得賢人六卿各掌其事者也居汝牧九州之伯主養民亦須得賢人養其民也居汝準士官主理刑法亦須賢人平其獄也六卿掌內州牧掌外內外之官及平法三事皆得其人則此惟爲君矣言羣官失職則不成爲君也上句周公戒王歷言五官其內無州牧此惟言三官加州牧者俱是逐急言之其有詳略爾曲禮云九州之長曰牧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八州八伯然則牧伯一也伯者言一州之長牧者言牧養下民故伯俱得言之故孔以伯解牧鄭玄云殷之州牧曰伯虞夏及周曰牧與孔不同 傳謀所至之外 正義曰

凡人君皆欲臣賢但大佞似忠賢不可別欲知其遠先驗於近但禹能謀所面見之事善官賢人既得其官分別善惡無所疑惑仁賢必用佞邪必退然後舉直錯諸枉則爲能用大順德如是乃能居賢人於衆官賢人既得居官則能分別善惡無義之民必獲大罪量其輕重序之遠地乃能三處居此無義罪人三居者大罪宥之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國之外四裔者四海之表最遠者也次九州之外者四海之內要服之外次中國之外者謂罪人所居之國外也猶若衛人居於晉去本國千里故孔注舜典云次千里之外是也鄭云三處者自九州之外至於四海三分其地遠近若周之夷鎮蕃也與孔不同

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

桀之昏亂亦於成湯之道得升大賜上天之光命王天下

乃用三有宅克

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湯乃用三有居惡人之法能使就其居言服罪又曰能用剛柔正直三德之俊能就其俊事言明德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言湯所以能嚴威惟可大法象者以能用三居三德之法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湯在商邑用三宅三俊之道和其邑其在四方用是大法見其聖德言遠近化

疏亦越至見德○正義曰不有所廢則無以興桀之滅亡夏家乃以開道湯德此言湯之能用人也桀之昏亂亦於成湯之道得升聞於天大賜受上天之光命得王有天下湯既爲王乃用三有居惡人之法能使各就其居處言皆服其罪也又曰用三德之俊人能使各就其俊事言皆明其德也湯所以能嚴威惟可大法

象者以其能用三居三俊之法故也成湯其在商邑用此三居三俊之道和於其邑其在四方用是斷罪任賢之大法見其聖德於民言遠近皆從化也　傳桀之至天下　正義曰成湯之道得升謂從下而升於天故天賜之以光命使之得王天下為天子也釐賜耿光皆釋詁文　傳湯乃至明德　正義曰皋陶謨九德即洪範之三德細分以為九爾以此知三俊即是洪範所言剛克柔克正直三德之俊也能就其俊事言明德者用以俊人居官顯明其德也上句言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先言用賢後言去惡此經先言三有宅後言曰三有俊者用賢去惡俱是立政之本上句先說夏禹言得賢然後去惡見其須賢之切及說成湯文武先言去惡後言用賢又見惡宜速去或先或後所以互相見爾

嗚呼其在受德暋惟羞刑暴德之

人同于厥邦受音紂字帝乙愛焉爲作善字而反大惡自強惟進用刑與暴德之人同于其國並爲威虐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乃惟衆習爲過德之人同于其政言不任賢帝欽罰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天以紂惡故敬罰之乃使我周家王有華夏得用商所受天命同治萬姓言皇天無親佑有德以用賢而興嗚呼至萬姓又正義曰既言湯說紂之失人而滅周公又歎曰嗚呼其在殷主受德本性大惡自強惟進用刑罰與暴德之人同治其國並爲威虐乃惟衆習爲過德之人與之同共於其政由其任同惡之人故上天敬誅罰之乃使我周家王有華夏用商所受天命同治天下萬姓言周能用賢天親有德故得爲天子　傳受德至威虐　正義曰

泰誓三篇惟單言受而此去受德者則德本卽[illegible]
共爲一人故知受德是紂字也既受之與德共爲
紂字而經或言受或言受德者呼之有異復爾其
人實爲大惡德字乃爲善名非是時人呼有德知
是帝乙愛焉爲作善字望其爲善而反爲大惡以
其行反其字明非時人呼也釋詁云暋強也暋即
昬也故訓爲強言紂自強爲惡惟進用刑罰身既
進用刑罰則愛好暴虐之人故爲與之同於其國
言並爲威虐　傳乃惟至任賢　正義曰暴德言
以暴虐爲德逸德言以過惡爲德習效爲之衆者
言其所任多也紂任衆爲過德之人與之同於其
政言其不任賢也與暴德同於其國與惡德同於
其政其事一也異言之爾牧誓所云四方之多罪
逋逃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於百姓
以姦宄於商邑是其事也　傳天以至有德　正
義曰言天知其惡然詳審下罰故言敬罰也[illegible]本

受天命周亦受天命故言用商所受天命同於萬姓釋言文弇同也同爲天子治萬姓與商同也此經之意言周家有德皇天親有德也王肅云勑罰者謂須暇五年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紂之不善亦於文武之道大行以能知三有居惡人之心灼然見三有賢俊之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言文武知三宅三俊故能以敬事上天立民正長謂郊祀天建諸侯

疏亦越至長伯　正義曰旣言上天去惡與善滅殷與周即說文王武王能用求賢審官之事桀惡所以興成湯紂惡所以開文武言紂之不善亦於文王武王使得其道大行能知居三有惡人之心居之皆得其所言服其罪也灼然見三有賢俊之心用之皆得其人言明其德也文武知此三宅三俊故能敬事上天稱天心也立民正長合民

心也　傳紂之至之心　正義曰桀之昏亂棄
湯紂之不善開文武其事同也於成湯言能受上
天之命於文武云能勸事上帝前聖後聖爲行必
同交錯爲文所以互相見爾文王受命武王伐紂
二聖共成王道故文武並言之猶詩序云文武以
天保已上治內采薇已下治外文武並言與此同
也文王之時未定天下所立之官亦未具足下經
所言立政任人已下三亳阪尹已上其所舉官屬
多是文武時事以見二聖同道父作之子述之言
其相成爾故以能知三有居惡人之心灼然見三
有賢俊之心言文王之聖心能揆度知惡人真惡
須屏黜之知賢人實賢須舉用之故去惡進賢皆
伐其所賢人難識故特言灼然言其知之審也
傳言文王諸侯　正義曰上天之道與善去惡三
宅三俊行合心心言文武知三宅三俊故能勸事
上帝伯亦長也故言立民正長天子奉天以尚事

上帝謂郊祀天也天子建國知立民長伯謂遠諸侯也以下句立政任人已下歷言朝廷之臣與樂夷衆君知此立民長伯主謂諸侯詩周頌維清述文王之德言肇禋大雅皇矣美文王之伐言是類類禋皆是祭天之名是文王已祀天矣文王未得封建諸侯其建諸侯惟武王時爾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文武亦法禹湯以立政常任準人及牧治爲天地人之三事虎賁綴衣趣馬小尹趣馬掌馬之官言此三者雖小官長必慎擇其人左右攜僕百司庶府雖左右攜持器物之僕及百官有司主券契藏吏亦皆擇人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小臣猶皆慎擇其人況大都邑之小長以道藝爲表幹之臣及百官有司之職可以非其任乎太史尹

伯庶常吉士太史下大夫掌邦六典之貳尹伯長官大夫及衆掌常事之善士皆得其人司徒司馬司空亞旅此有三卿及次卿衆大夫則是文武未伐紂時舉文武之初以爲法則夷微盧烝三亳阪尹蠻夷微盧之衆帥及亳人之歸文王者三所爲之立監及阪地之尹長皆用賢

【疏】立政至阪尹　正義曰言文武亦法禹湯審官以立美政任人謂六卿準夫者平法之人謂理獄官也牧者九州之牧治爲天地人之三事自虎賁已下歷舉官名言此官皆須得其人不以官之尊卑爲次蓋以從近而至遠虎賁綴衣趣馬三者官雖小須慎擇其人乃至左右攜持器物之僕及百官有司之下至衆府藏之吏亦須擇其人既言近王小官及遠官大者小官猶須擇人況乎大都邑之小長與有道藝之人爲表幹之臣及百官有司之職

以非其任乎以近臣況遠臣以小官況大官既以近小況遠大又舉官之次而掌事要者若太史下大夫長官大夫及衆掌常事之善士皆須得其人更舉官之大者司徒司馬司空之卿及次卿之衆大夫皆須得其人既略言內外之官又更遠及夷狄蠻夷微盧之衆帥與三亳民之監及阪地之尹長皆須用賢人言文武於此諸官皆求賢人焉之也　傳文武至三事　正義曰前聖後聖其道皆同未必相放法也後人法前自是常事因其上說禹湯立政故言文武亦法禹湯以立政也任人則前經所云常任六卿也準夫則準人也牧者前云宅乃牧也前文有常伯綴衣虎賁不言牧此不言常伯綴衣虎賁而言牧者以前文先舉朝臣故不言牧前已備文故此不言常伯綴衣虎賁而言牧者以下文自詳故此惟舉內外要官者言之故內官舉任人準夫外官舉牧故下云繼自今

我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乃云自
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
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皆據內外要重官以言
之夫即人也立官所以事天地治人民為此三事
而已故以三事謂天地人也王肅云文王所以立
政任人常任也準夫準人也牧者諸侯之長也與
孔意同 傳趣馬至其人 正義曰周禮趣馬爲
校人屬官馬一十二匹立趣馬一人掌贊王良馬
而齊其飲食是掌馬之小官也綴衣是太僕也虎
賁太僕皆下大夫也比三公六卿亦為小尹之官
雖文止三官亦包通在下之屬官三官之下小官
多矣趣馬即下士其馬一匹有圉師一人是趣馬
之下猶有小官也 傳雖左至擇人 正義曰諸
官有所務業從王左右攜持器物之僕謂寺人內
小臣等也 百司庶府謂百官有司之下主券契府
藏之吏謂其下賤人非百官有司之身也言此等

求皆擇人。傳小臣至任乎　正義曰小臣謂皆擇人。此大都邑之小長謂公卿都邑之內大夫士及邑宰之屬。以身有道藝爲民之表的。楨幹之臣其都邑之內屬官謂之小長。周禮太宰職云。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陳其殷。兩謂所卿長謂公卿。伍謂大夫。殷謂衆士是也　傳太史至其人　正義曰周禮太史下大夫二人掌建邦之六典。又太宰職亦云掌建邦之六典。太史副貳太宰。掌其正。太史掌其貳。六典。謂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六卿所掌者也。掌邦六典之貳其所掌事重。故特言之。尹伯長官大夫。周禮每官各有長。若太史爲史官之長。大司樂爲樂官之長如此類皆是也。及衆掌常事之善士。謂士爲長官者其大夫。及士不爲長官者。則前云百司也。居官必須善人。此是揔舉衆官。故特言吉士　傳此有至法則　正義曰。周公攝政之時。制禮作樂。其

作立政之篇必在制禮之後周禮六卿而此有三卿及次卿衆大夫則是副卿之大夫有若周禮小宰之類是也此文武未伐紂之時也遂舉文武之初以爲法則爾泰誓下篇云王乃大巡六師六師則六軍也軍將皆命卿卽伐紂之時已立六卿矣牧誓亦云司徒司馬司空舉之三卿者彼傳已解之云指誓戰者也

傳蠻夷至用賢

正義曰牧誓所云有微盧彭濮人此舉夷微盧以見彭濮之等諸夷也烝訓衆也此篇所言皆立官之事此經惟阪下言尹則夷微已下以一尹拖之故傳言蠻夷微盧之衆帥及亳民之歸文王者三所爲之立監及阪地之尹長故言帥言監亦是言爲之立長義出經文尹也亳是湯之舊都此言三亳必是亳民分爲三處此篇說立官之意明是分爲三亳必是文王時各爲立監也亳人之歸文王經傳未有其事文王既未伐紂亳民不應歸之鄭玄所說皆與

孔同言亳民歸文王者蓋以此章雜陳文王武王特事其言以文王爲主故先儒因言亳民歸文王爾即如此意三亳爲已歸周必是武王時也及阪地之尹長傳言其山阪之地立長爾不知其指斥何處也鄭玄以三亳阪尹者共爲一事云湯舊都之民服文王者分爲三邑其長居險故言阪尹蓋東成皐南轘轅西降谷也皇甫謐以爲三亳三處之地皆名爲亳蒙爲北亳穀熟爲南亳偃師爲西亳古書亡滅既無要證未知誰得旨矣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文王惟其能居心遠慮舉善乃能立此常事司牧人用能俊有德者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文王無所兼知於毀譽衆言及衆刑獄衆

當所慎之事及惟慎擇有司牧夫而已勞于求才逸於任賢

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是萬民順法用違法眾獄眾慎之事文王一無敢自知於此委任賢能而已

疏文王至于茲　正義曰上既總言文武此又分而說之文王惟能其居心遠惡舉善乃能立此常事其主養人之官用能俊有德者既任用俊人每事委之文王無所兼知於眾人之言或毀或譽文王皆不知也眾獄斷罪得失文王亦不得知也眾所當慎之事文王亦不得知也惟慎擇在朝有司在外牧養民之夫是時萬民或順於法或用違法眾刑獄眾所慎之事文王一皆無敢自知於此惟委任賢能而已　傳文王至德者　正義曰上言文王能知三宅三俊知此言能居心者以遠惡舉善居其心也既遠惡舉善乃能立此常事用賢養民是人君

之常事也　傳大王至任賢　正義曰下云是訓
用違則是在上庶言也是訓則稱譽之事用違則
毀損之事但
分析言之爾
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
義德
亦於武王循惟文王撫安天下
之功不敢廢其義德奉遵父道
率惟謀
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
武王循惟謀從文
王寬容之德故君
臣以並受此大大　亦越至丕基　正義曰亦於
之基業傳之子孫　疏　武王遵循父道所循惟文王
撫安天下之功不敢廢其文王義德言奉行遵父
道也又言武王所遵循者惟謀從文王寬容之德
故武王君臣能並受此大大之基業謂受命為天
子傳之子孫　傳武王至子孫　正義曰以言並
受則非獨王身故以為君臣並受此大大之基業
謀從寬容之德是與臣謀及基業成就則君臣共

有故言並受且王謂天子庶爲諸侯皆受基業各傳子孫是亦爲並受也嗚呼孺子王矣歎稚子今以爲王矣不可不勤法祖考之德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繼用今已往我其立政大臣立事小臣及準人牧夫我其能灼然知其順者則大乃使治之言知臣下之勤勞然後莫不盡心力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能治我所受天民和平我衆獄衆慎之事如是則勿有以代之言不可復變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言政當用一善善在一言而已欲其口無擇言如此我則終惟有成德之美以治我所受之民

疏嗚呼孺子至受民　正義曰周公旣廣說禹湯文武乃復指戒成王

嗚呼而歎孺子今已為王矣既正位為王事不可不慎
繼續汝今已往我王其與立政謂文臣也其與立事謂
小臣也平法之人及養民之夫此等諸臣我王其能察
之灼然知其順於事者則大乃使之治理言知其能有
勤勞各盡心力然後用此賢臣治我所受天民和平我
眾獄訟及眾當所慎之事必能如是則勿復有以代之
言其法不可復變也政從君出為人主用是一善之
言善在一言而已勿以惡言亂之主能如是我王則
終惟有成德之美以治我所受天民矣 傳繼用至
心力 正義曰自此已下四言繼自今者凡人靡不
有初鮮克有終恐王不能終之戒成王使繼續從今已
往常用賢也自訓為從亦訓為用此傳言用今已往下
傳言從今已往其意同也政事相對則政大事小文以
立政為大臣立事為小臣及準人牧夫略舉四者以摠
諸臣戒王任此人也其能灼然知其能順於事者則大
乃使治顧氏云君能知臣下順於事則臣感君恩大乃

治理言各盡心力也　傳能治至復變　正義曰相訓助也助君所以治民事故相爲治天命王者使之治民則天與王者此民故言能治我所受天民也能治下民理衆獄衆愼之事使得其所則爲政之大要能如此則勿有以代之言此法盡善不可復變易也或據臣身既能如此不可以餘人代之也　傳言政至之民　正義曰釋詁云自用也話言也舍人曰話政之善言也孫炎曰話善之言也然則話之與言是一物也自一話者言人君爲政當用純一善言又云一言者純一善在於一言而已謂發號施令當須純一不得差貳欲令其口無可擇之言也顧氏云人君爲政之道當須用一善而已爲善之法惟在一言也末訓爲終彥訓爲美王能出言皆善口無可擇如此我王則終惟有成德之美以治我所受天民矣釋訓云美士爲彥故彥爲美

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歎所受賢聖說禹湯之美言皆以告稚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

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文子文孫文王之子孫從今以往作以正是之道治衆獄衆慎其勿誤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言用古商湯亦於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用賢人之法能居之於心能用陳之此乃使茲乃俾乂天下治

疏嗚呼予至俾乂　正義曰旦者周公名也周公又歎曰嗚呼我旦已受賢聖人說禹湯之美言皆以告孺子王矣王宜依行之繼續從今以往文王之子孫其勿得過誤於衆獄訟衆所慎之事惟當用是正是之道治之用古商人成湯亦於我周家文王其立政立事牧夫準人此等諸官皆用賢人之法則能居之於心能用陳之於位明識賢人用之為官此乃使天下大治成王使法之　傳言用至下治　正義曰上陳禹湯文武

此覆上文惟言湯與文王者言有詳略無別意也能居之於心謂心知其賢也能用陳之謂陳列於位用之以爲官也王肅曰則能居之在位能用陳其才力如此故能使天下治也

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商周賢聖之國則無有立政用憸利之人者憸人不順於德是使其君無顯名在其世

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立政之臣惟以吉士用勉治我國家

疏國則至國家　正義曰既言湯與文王用賢大治文言其不宜用小人商周聖賢之國無有立政用憸利小人者此憸利之人不順於德若其用之是使其君無顯名在其世也王當繼續從今已往立其善政其勿用憸利之人其惟任用善士

伏勉力治我國家敎王使用苦十勿使小人也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告文王之子孫言稚子以即政爲王矣所以厚戒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獨言衆獄有司欲其重刑愼官人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其當能治汝戎服兵器威懷並設以升禹治水之舊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方四方海表蠻夷戎狄無有不服化者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能使四夷賓服所以見祖之光明揚父之大業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其惟能用賢才爲常人不可以天官有所私人今文王常正義

言今告汝文王之子文王之孫孺子今已即政爲王矣我所以須厚戒之王其勿誤於衆治獄之官當須慎刑也惟有司之牧夫有司主養民者宜得賢也治獄之吏養民之官若任得其人使其能治戎服兵器以此升行禹之舊迹四方而行至於天下至於四海之表無有不服王之化者以顯見文王之光明以播揚武王之大業言任得賢臣則光揚父祖周公又歎曰嗚呼繼續從今已往後世之王立行善政其惟能用常人必使常得賢人不可任非其才此雖指戒成王乃是國之常法因以戒後王言此法可常行也　傳獨言至官人　正義曰上有庶慎立政立事牧夫準人今此獨言庶獄與有司之牧夫者言庶獄欲其重刑言有司牧夫欲其慎官人也　傳其當至舊迹　正義曰立官所以牧養下民恐不虞故以詰爾戎兵爲言也戎亦兵也以其並言戎兵故傳以爲戎服兵器威懷

立設以升禹治水之舊迹遠行必登山故以陟言
之如舜之陟方意亦然　傳方四至化者　正義
曰方行天下言無所不至故以方爲四方釋地云
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知海表謂夷狄戎
蠻無有不服化者即詩小雅云蓼蕭澤及四海是
也　傳其惟至所私　正義曰官須常得賢人
故惟賢是用用賢是常常則非賢不可人主或知
其不賢以私受用之代天爲官故言不可以天官
有所私
周公若曰太史順其事幷告太史司寇蘇公式敬
爾由獄以長我王國忿生爲武王司寇封蘇國能用法敬汝所用之獄以
長施行於我王國言主獄當求蘇公之比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此法
有所慎行必以其列用中罰不輕不重蘇公所行太史掌六典有廢置官人之制故告之
疏　周公

至中罰　正義曰周公順其事而言曰太史以其
太史掌廢置官人故呼而告之昔日司寇蘇公既
能用法汝太史當勸汝所用之獄以長施行於我
王國汝彼太史選主獄之官當求蘇公之比也此
刑獄之法有所慎行必以其體式列用中常之罰
不輕不重當如蘇公所行也　傳忿生至之比
正義曰成十一年左傳云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
蘇忿生以溫爲司寇是忿生爲武王司寇封蘇國
也蘇是國名所都之地其邑名溫故傳言以溫也
特舉蘇公治獄官以告太史知其言主獄之官當
求蘇公之比類也　傳此法至告之　正義曰治
獄必有定法此定法有所慎行周禮大司寇云刑
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典輕重
各有體式行列周公言然之時是法爲平國故必
以其列用中罰使不輕不重美蘇公治獄使列用
中罰所中罰不輕不重是蘇公所行也周禮太宰

以入祿詔王馭羣臣爵祿廢置生殺與奪之法太史亦掌邦之六典以副貳太宰是太史有廢置官人之制故特呼而告之也

周官第二十二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黜殷在周公東征時滅淮夷在成王即政後事相因故連言之還歸在豐作周官成王雖作洛邑猶還西周周官言周家設官分職用人之法

疏成王至周官

正義曰成王於周公攝政之時既黜殷命及其即政之後滅淮夷於是天下大定自滅淮夷還歸在豐號令羣臣言周家設官分職用人之法史叙其事作周官

傳黜殷至言之

正義曰據金縢之經大誥之序知黜殷命在周公攝政三年東征

之時也據成王政之序費誓之經知滅淮夷在成王即政之後也淮夷於攝政之時與武庚同叛成王既滅淮夷天下始定淮夷本因武庚而叛黜殷命與滅淮夷其事相因故雖則異年而連言之以見天下既定乃作周官故也下經言四征弗庭是黜殷之事也罔不承德是安寧之狀也序顧經文故追言黜殷命以接滅淮夷見征伐乃安定之意也

傳成王至西周 正義曰以洛誥之文言王在新邑今復云在豐故解之也史記周本紀云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綜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是言成王雖作洛邑猶還西周之事也多方云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宗周即鎬京也於彼不解至此始爲傳者宗周雖是鎬京文無豐鎬之字故就此解之武王既以遷鎬京今王復在豐者豐鎬相近書宂不毀當有文王之廟大事就豐宮之故也 傳

言周至之法　正義曰周禮每官言人之負數及職所掌立其定法授與成王成王即政之初即有淮夷叛逆未暇得以立官之意號令羣臣今既滅淮夷天下清泰故以周家設官分職用人之法以詔羣臣使知立官之大旨也設官分職周禮序官之文言設置羣官分其職掌經言立三公六卿是設官也各言所掌是分職也各舉其官之所掌宜以才堪乃得居之是說用人之法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即政撫萬國巡行天下侯服甸服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四面征討諸侯之不直者所以安其兆民十億曰兆言多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六服諸侯奉承周德言協服還歸於豐督正治理職司之百官

疏惟周至治官　正義曰惟周之王者布政發號撫安萬國巡

行天下侯服甸服四面征討諸侯之不直者所以
安其海內兆民六服之內羣衆諸侯之君無有不
奉承周王之德者自滅淮夷而歸於宗周豐邑乃
督正治理職司之百官叙王發言之端也　傳即
政至甸服　正義曰檢成王政之序與費誓之經
知成王即政之年奄與淮夷又叛叛即往伐今始
還歸多方云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於宗周與此
滅淮夷而還歸在豐爲一事也年初始叛五月即
歸其間未得巡守於四方也而此言撫萬國巡行
天下其實止得撫巡向淮夷之道所過之諸侯爾
未是用四仲之月大巡守也以撫諸侯巡守是天
子之大事因即大言之爾周之法制無萬國也惟
伐淮夷非四征也言萬國四征亦是大言之爾六
服而惟言侯甸者二服去圻最近舉近以言之言
王巡省徧六服也　傳四面至言多　正義曰四征
從京師而四面征也釋詁云庭直也綏安也諸侯

不直謂叛逆王命侵削下民故四面征討諸侯之不直者所以安其兆民楚語云十日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每數相十知十億曰兆稱兆言其多也

傳六服王百官 正義曰周禮九服此惟言六者夷鎮蕃三服在九州之外夷狄之也王者之於夷狄羈縻而已不可同於華夏故惟舉六服諸侯奉承周德言協服也序云還歸在豐知宗周即豐也周爲天下所宗王都所在皆得稱之故豐鎬與洛邑皆名宗周釋詁云董督正也是董得爲督督正治理職司之百官下戒勑是董正也

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言當順古大道制治安國必于未亂未危之前思患預防之

疏 王曰至未危 正義曰治謂政教邦謂國家治有失則亂家不安則危恐其亂則預爲之制慮其危則謀之使安制其治於未亂之前安其國

於未危之前張官設府使分職明察任賢委能令事務順理如是則政治而國安矣標此二句於前以示立官之意必於未亂未危之前爲之者思患而預防之思患而預防之易既濟卦象辭也 ○

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 道堯舜考古以建百官內置百揆四岳象天之有五行外置州牧十二及五國之長上下相維外內咸治言有法

庶政惟和萬國咸寧 官職有序故衆政惟和萬國皆安所以爲至治

夏商官倍亦克用乂 禹湯建官二百亦能用治言不及唐虞之清要

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 言聖帝明王立政修教不惟多其官惟在得其人

疏 曰唐至其人 正義曰既言須立官之意方追

述前代之法止而復言故更加二曰唐堯虞舜者
行古道立官惟數止一百也内有百揆四岳者百
揆揆度百事爲羣官之首立一人也四岳内典四
時之政外主方岳之事立四人也外有州牧侯伯
使一州之長侯伯五國之長各監其所部之國外
内置官各有所掌衆政惟以協和萬邦所以皆安
也夏商湯立官倍多於唐虞雖不及唐虞之清
簡亦能用以爲治明王立其政教不惟多其官惟
在得其人言自古制法皆明開官司求賢以處之
也　傳道堯至有法　正義曰百人無主不散則
亂故父則有君也君不獨治必須輔佐有君則有
臣也易序卦云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則君臣之興
次父子之後人民之始則當有之未知其所由來
也雖遠擧唐虞復考古也詩命曰明王奉若天道
建邦設都則主者立官皆象天爲之故内置百揆
四岳象天之有五行也五行佐天羣臣佐主以此

爲象天爾不必其數有五乃象五行故以百揆四岳爲五行之象左傳說少昊立五鳩氏顓頊已來立五行之官其數亦有五故置於五行矣舜典云肇十有二州此說虞事知置州牧十二也侯伯謂諸侯之長益稷篇禹言治水時事云外薄四海咸建五長知侯伯是五國之長也成王說此事者言堯舜所制上下相維內外咸治言有法也此言建官惟百夏商官倍則唐虞一百夏商二百禮記明堂位云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者禮記是後世之言不與經典合也

今予小子祗勤于德夙夜不逮今我小子敬勤於德雖夙夜匪懈不能及古人言自肯經

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言仰惟先代之法是順順蹈其所建官而則之不敢自同堯舜之官準擬夏殷而蹈之

立太師太傅太保

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師天子所師法傅傅相天子保保安天子於德義者此惟三公之任佐王論道以經緯國事和理陰陽言有德乃堪之官不必備惟其人三公之官不必備員惟其人有德乃處之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此三官名曰三孤孤特也言卑於公尊於卿特置此三者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副貳三公弘大道化敬信天地之教以輔我一人之治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天官卿稱太宰主國政治統理百官均平四海之內邦國言任大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地官卿司徒主國教化布五常之教以安和天下眾民使小大協睦

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春官卿宗廟官長主國禮治天地神祇人鬼之事及國之吉凶賓軍嘉五禮以和上下尊卑等列

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夏官卿主戎馬之事掌國征伐統正六軍平治王邦四方國之亂者

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秋官卿主寇賊法禁治姦慝刑強梁作亂者夏司馬討慝助長物秋司寇刑姦順時殺

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冬官卿主國空土以居民士農工商四人使順天時分地利授之土能吐生百穀故曰土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六卿各率其屬官大夫士治其所分之職以倡道九州牧伯爲政大成兆

阜成兆民

民之性命皆能 今予至厥官 正義曰王言今
其官則政治 予小子敬勤於德雖早夜不遑
怠猶不能及於唐虞仰惟先代夏商之法是順順
蹈其前代建官而法則之言不敢同堯舜之官準
擬行夏殷之官爾若與訓俱訓爲順也 傳師天
至堪之 正義曰三公俱是教道天子輔相天子
緣其事而爲之名三公皆當運致天子使歸於德
義傳於保下言保安天子於德義摠上三者言皆
然也禮記文王世子云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
德者也保也者愼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
道德別掌者內得於心出行於道道德不甚相遠
因其並釋師保故分配之爾於公云燮理陰陽於
孤云寅亮天地和理敬信義亦同爾以 孤副貳三
公故其事所掌不異 傳天官至任大 正義曰
此經言六卿所掌之事撮引周禮爲之摠目或據
禮文或取禮意雖言有小異義皆不殊周禮云以

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治官之屬大宰卿一人、馬融云冢大也宰治也大治者兼萬事之名也鄭玄云變冢言大進退異名也百官摠焉則謂之冢列職於王則稱大冢者大之上也山頂日冢是解冢大異名之意大宰職云三日禮典以統百官馬融云統本也百官是宗伯之事也此統百官在冢宰之下當以冢尊故命統治百官爲冢宰之事治官禮官俱得統之也禮云以佐王均邦國此言均四海故傳辨之均平四海之内邦國與孔意不異、傳地官至協睦 正義曰周禮云乃立地官司徒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大宰職云二日教典以擾萬民鄭玄云擾亦安也言能行之傳亦以擾爲安五典即五教也布五常之教以安和天下之人民使小大協睦也舜典云契爲司徒敬敷五教周禮司徒掌十有二教一日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二日以陽禮教讓則民不

爭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曰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五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偷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暴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鄭玄云有虞氏五而周十有二焉然則十有二細分五教爲之五教可以常行謂之五典五典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也 傳春官至等列 正義曰周禮云乃立春官宗伯使帥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宗廟也伯長也宗廟官之長故名其官爲宗伯其職云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禮又主吉凶賓軍嘉之五禮吉禮之別有十二凶禮之別有五賓禮之別有八軍禮之別有五嘉禮之別有六摠有三十六禮皆在宗伯職掌之文文煩不可具載大宰職云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諧萬民其職又

有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以禽作六贄以等諸臣是以和上下尊卑等列也
傳夏官至亂者
正義曰周禮云乃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其職主戎馬之事有掌征伐統正六軍平治王邦四方國之亂者天子六軍軍師之通名也案其職掌九伐之法馮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
傳秋官至時殺
正義曰周禮云乃立秋官司寇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其職云刑邦國詰四方馬融云詰猶窮也窮四方之姦也孔以詰為治是主寇賊法禁治姦慝之人刑殺其強暴作亂者夏官主征伐秋官主刑殺征伐亦殺人而官屬異稱者夏司馬討惡助夏時之長物秋司寇刑姦順秋時之殺物也周禮云掌邦刑此云違

邦禁者，逆下刑罰之文，故云掌邦禁。傳冬官至曰土。正義曰：周禮冬官士小宰職云：六曰冬官，掌邦事。又云：六曰事職，以富邦國，以養萬民焉。職云事職，掌百工器用耒耜弓車之屬，與此主土居民全不相當。冬官既亡，不知其本。禮記王制記司空之事，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足明冬官本有主土居民之事也。齊語云管仲制法令士農工商四民不雜，即此居民使順天時，分地利，授之土也。土則地利為之名，以其吐生百穀，故曰土也。周禮云事，此云土者，為下有居四民，故云土以居民為急故也。

六年，五服一朝。五服，侯甸男采衛，六年一朝會京師。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周制十二年一巡守，春東夏南秋西冬北，故曰時巡。考正制度禮法于四岳之下，如虞帝巡守然。諸侯各朝于

方岳大明黜陟覲四方諸侯各朝于方岳之下大明考績黜陟之法

疏六年至黜陟　正義曰此篇說六卿職掌皆與周禮將同則六年五服一朝亦應是周禮之法而周禮無此法也周禮大行人云侯服歲一見其貢祀物甸服二歲一見其貢嬪物男服三歲一見其貢器物采服四歲一見其貢服物衛服五歲一見其貢材物要服六歲一見其貢貨物先儒說周禮者皆云見謂來朝也必如所言則周之諸侯各以服數來朝無六年一朝之事昭十三年左傳叔向云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自古已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說左傳者以為三年一朝六年一會十二年而盟事與周禮不同謂之前代明王之法先儒未嘗措意不知異之所由計彼六年一會與此六年五服一朝事相當也再會而盟

與此十二年主入待巡諸侯各朝於方岳亦相當也叔向盛陳此法以懼齊人使盟若周無此禮叔向妄說齊人當以辭拒之何所畏懼而敬以從命十且云自古以來未之或失則當時猶尚行之不[illegible]為前代之法齊當時之人明矣明周有此法禮不具爾大行人所云見者皆言貢物或可因貢而見何必見者皆是君自朝乎遣使貢物亦應可矣太宗伯云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見殷見不云年限時見曰會何必不是再朝而會乎殷見曰同何必不是再會而盟乎周公制禮若無此法豈成王謬言叔向妄說也計六年大集應六服俱來而此文惟言五服孔以五服為侯甸男采衛蓋以要服路遠外逼四夷不必常能及期故寬言之而不數也　傳周制至守然　正義曰周禮大行人云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是周制十二年一巡守也如舜時所云春東夏南秋西冬北以四時巡行故

云時巡考正制度禮法于四岳之下如虞帝巡守然據舜典同律度量衡已下皆是也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愼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有官君子大夫已上歎而戒之使敬汝所司愼汝出令從政之本令出必惟行之不惟反改若二三其令亂之道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從政以公平滅私情則民其信歸之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言當先學古訓然後入官治政凡制事必以古義議度終始政乃不迷錯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其汝為政當以舊典常故事為師法無以利口辯佞亂其官

疏王曰至厥官　正義曰王言而歎曰嗚呼凡我有官之君子謂大夫

已上有職事者之等皆敬汝所主之職事慎汝所出之號令令出於口惟即行之不惟反之而不用是棄而後反也爲政之法以公平之心滅已之私欲則見下民其信汝而歸汝矣學古之典訓然後入官治政論議時事必以古之制度如此則政教乃不迷錯矣其汝爲政當以舊典常故事作師法無以利口辯佞亂其官教之以居官爲政之法也傳有官至之道　正義曰教之出令使之號令在下則是尊官故知有官君子是大夫已上也下云三事暨大夫是也安危在於出令故慎汝出令是從政之本也令既出口必須行之令而不行是去而更反故謂之反也不惟反者令其必行之勿使反也若前令不行而倒反別出後令以改前令二三其政則在下不知所從是亂之道也　傳言當至迷錯　正義曰襄三十一年左傳子產云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言將欲入政先學

古之訓執觀古之成敗而擇善而從之然後可以入官治政矣凡欲制斷當今之事必以古之義理議論量度其終始合於古義然後行之則其爲之政教乃不迷錯也

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牆面蒞事惟煩

積疑不決必敗其謀怠惰忽略必亂其政人而不學其猶正牆面而立臨政事必煩

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

此戒凡有官位但言御士舉其掌事者功高由志業廣由勤惟能果斷行事乃無後難言多疑必致患

蓄疑至後艱　正義曰又戒群臣使彊於割斷勤於職事言蓄積疑惑不能彊斷則必敗其謀慮怠惰忽略不能恪勤則荒廢政事人而不學如面向牆無所覩見以此臨事則惟煩亂不能治理戒彼卿

之有專者功之高者惟志意盡正業之大者惟勤力在公惟能果敢決斷乃無有後日艱難言多疑必將致後患矣申說蓄疑敗謀也位不期驕祿不期侈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富不與侈期而侈自來驕侈以行己所以速亡恭儉惟德無載爾偽言當恭儉惟以立德無行姦偽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為德直道而行於心逸豫而名日美為偽飾巧百端於心勞苦而事日拙不可為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言雖居貴寵當思危惟無所不畏者乃不畏則入可畏之刑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厖賢能相讓俊乂在官所以和諧厖亂也舉能其官惟爾

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所舉能修其官惟亦汝之功能舉非其人亦惟汝之不勝其任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歎而勑之公卿已下各敬居汝所有之官治汝所有之職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言當敬治官政以助汝君長安天下兆民則天下萬國惟乃無厭我周德

疏傳爲德至可爲　正義曰爲德者自得於已直道而行無所經營於心逸豫功成則譽顯而名益美也爲僞者行違其方枉道求進思念欺巧於心勞苦詐窮則道屈而事日益拙也以此故僞不可爲申說無載爾僞也

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海東諸夷駒麗扶餘馯貊之屬武王克商皆通道焉成王即政而叛王伐

而服之故肅慎氏來賀

王俾榮伯作賄肅慎之命

榮國名同姓諸侯爲卿大夫王使之爲命書以幣賄賜肅慎之夷亡

疏 成王至之命正義曰成王即政之初東夷背叛成王既伐而服之東北遠夷其國有名肅慎氏者以王戰勝遠來朝賀王賜以財賄使榮國之伯爲策書以命肅慎之夷嘉其慶賀慰其勞苦之意史叙其事作賄肅慎之命名篇也傳海東至來賀正義曰成王伐淮夷滅徐奄指言其國之名此傳言東夷非徒淮水之上夷也故以爲海東諸夷駒麗扶餘馯貊之屬此皆於孔君之時有此名也周禮職方氏四夷之名八蠻九貉鄭玄云北方曰貉又云東北夷也漢書有高駒麗扶餘韓無此馯馯即彼韓也音同而字異爾多方云王來自奄奄在後滅言滅奄即來必非滅奄之後更伐東夷遠在海東路遠又不得先伐遠夷後來

滅奄此云成王既伐東夷示知何時伐之魯語云武王克商遂通道於九夷八蠻於是肅慎氏來貢貢楛矢則武王之時東夷服也成王即政奄與淮夷近者尚叛明知遠夷亦叛蓋成王親伐淮夷而滅之又使偏師伐東夷而服之君統臣功故言王伐不是成王親自伐也肅慎之於中國文遠於所伐諸夷見諸夷既服故懼而來賀也　傳榮國至夷亡　正義曰晉語云文王諏於蔡原訪於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於文王之時名次畢公之下則是大臣也未知此時榮伯是彼榮公以否或是其子孫也同姓諸侯相傳為然注國語者亦云榮周同姓不知時為何官故並云卿大夫王使榮伯明使之有所作史錄其篇名為賄肅慎之命明是王以之為命書以幣賜肅慎氏之夷也　周公在豐致政老歸將沒欲葬成周已所營作示終始念之公薨

成王葬于畢不敢臣周公故使近文武之墓告周公作亳姑

周公徙奄君於亳姑因告柩以葬畢之義并及奄君已定亳姑言所遷之功成亡

疏周公至亳姑 正義曰周公既致政於王歸在豐邑將沒遺言欲得葬於成周以成周是已所營示已終始念之故欲葬焉及公薨成王葬於畢以文武之墓在畢示已不敢臣周公使近文武之墓王以葬畢之義告周公之柩又周公徙奄君於亳姑因言亳姑功成史叙其事作亳姑之篇案帝王世紀云文武葬於畢畢在杜南晉書地道記亦云畢在杜南與畢陌別俱在長安西北 傳致政老歸 正義曰周公既還政成王成王又留為太師今言周公在豐則是去離王朝文致太師之政告老歸於豐如伊尹之告歸也成王封伯禽於魯以為周公後公老不歸魯而在豐者文十三年公羊傳云周公尚

爲不之絲欲天下之一乎周也何休云周公聖人德至重功至大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嫌之魯恐天下迴心趣向之故封伯禽命使遥供養死則奔喪爲主所以一天下之心于周室是言周公不歸魯之意也歸豐者蓋以先王之都欲近其宗廟故也

傳周公至成亡　正義曰序說葬周公之事其篇乃名亳姑篇名與序不相允會其篇既亡不知所道故傳原其意而爲之說上篇將遷亳姑序言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亳姑者是周公之意今告周公之柩以葬畢之義乃用亳姑爲篇名必是告葬之時并言及奄君已定於亳姑言周公所遷之功成故以名篇也

君陳第二十三

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　成王重周公所

營故命君陳分居正東郊成周之邑里官司作君陳作書命之君陳臣名也因以名篇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言其有令德善事父母行己以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言善父母者必友于兄弟能施有政令命汝尹兹東郊敬哉正此東郊監殷頑民敎訓之

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慎乃司兹率厥常言周公師安天下之民民歸其德今往承其業當慎汝所主此循其常法而敎訓之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勉明周公之敎惟民其治

疏周公至君陳　正義曰周公遷殷頑民於成周頑民既遷周公親自監之周公既沒成王命其臣名

君陳代周公監之分別居處正此東郊成周之邑以策書命之史錄其事作策書爲君陳篇名 傳成王至官司 正義曰成周周之下都監成周者正是一邑宰爾而特命君陳大其事者成王重周公所營猶恐殷民有不服之者故命君陳分居正東郊成周之邑里官司也以畢命之序言分居知此分亦爲分居分別殷民善惡所居即畢命所云旌別淑慝表厥宅里是也言東郊者鄭玄云天子之國五十里爲近郊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是言成周之邑爲周之東郊也 傳臣名至名篇 正義曰孔直云臣名則非周公子也鄭玄注中庸云君陳蓋周公之子者以經云周公既沒命君陳猶若蔡叔既沒命蔡仲故也孔未必然矣 傳言其至以恭 正義曰令德在身之大名孝是事親之稱恭是身之所行言其善事父母行己以恭也 釋訓云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 傳言善至政令

正義曰父母尊之極兄弟親之甚緣其施孝於極尊乃能施友於甚親言善事父母者必友於兄弟推此親親之心以至於疎遠每事以仁恕行之故能施有政令也

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所聞上古聖賢之言政治之至者芬芳馨氣動於神明所謂芬芳非黍稷之氣乃明德之馨勵之以德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汝庶幾用是周公之道教殷民惟當日孜孜勤行之無敢自寬暇逸豫

我聞至逸豫

正義曰我聞人之言曰有至美治之善者乃有馨香之氣感動於神明所言馨香感神者黍稷飲食之氣非馨香也明德之所遠及乃惟爲馨香爾勉勵君陳使爲德也欲必爲明德惟法周公汝當庶幾用是周公

之道惟當每日孜孜勤法行之無敢自寬暇逸豫敎使勤於事也

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此言凡人有初無終未見聖道如不能得見已見聖道亦不能用之所以無成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汝戒勿為凡人之行民從上教而變猶草應風而偃不可不愼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謀其政無有不先慮其難有所廢有所起出納之事當用汝衆言度之衆言同則陳而布之禁其專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汝有善謀善道則入告汝君於內汝乃順行之於外曰

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此書謀此善道惟我君之德善則稱君人臣之義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歎而美之曰臣於人者皆順此道是惟良臣則君顯明於世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汝爲政當闡大周公之大訓無乘勢位作威人上無倚法制以行刻削之政寬而有制從容以和寬不失制動不失和德教之治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殷人有罪在刑法者我曰刑之汝勿刑我曰赦宥汝勿宥惟其當以中正理斷之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

訓所以止辟乃辟有不順於汝政不變於汝敎刑之而懲止犯刑者乃刑之

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習於姦宄凶惡毁敗五常之道以亂風俗之敎罪雖小三犯不赦所以絶惡源

疏 王曰至不宥 正義曰王呼之曰君陳汝今爲政當弘大周公之大訓周公旣有大訓汝當遵而行之使其法更寬大汝奉周公之訓無得依恃形勢以作威於人無得倚附法制以行刻削百姓必當寬容而有法制使踈而不漏從容以和協於物莫爲褊急此成周之民有犯事在於刑法未斷決者我告汝曰刑罰之汝惟勿得刑罰之我告汝曰赦宥之汝惟勿得赦宥之惟其以中正平法斷決之不得從上意也其有不順於汝之政令不化於汝之訓敎其罪旣大當行刑中刑罰一人可以止息後犯者故云犯刑者乃刑之如其罪或擾

細罰不當理雖刑勿息亦不可輕刑若有人習於姦宄凶惡敗五常之道亂風俗之教三犯其事者事雖細小勿得宥之以其知而故犯當殺之以絕惡源也　傳汝爲至之政　正義曰君陳之智必不及周公而令闡大周公訓者遵行其法使廣被於民即是闡揚而大之非遣君陳爲法使大於周公法也凡在人上位貴於人勢足可畏者多乘是形勢以作威刑於人倚附公法以行刻削之政故禁之也　傳寬不至之治　正義曰寬不失制則經寬而有制動不失和則經從容以和言動謂從容也　傳習於至惡源　正義曰釋言云狃復也孫炎曰狃忕前復爲也古言狃忕是慣習之義故以習解狃習於姦宄凶惡言爲之不知止也敗常亂俗有大有小罪雖小者三犯不赦恐其滋大所以絕惡源也此謂所犯小罪下三[illegible]犯猶可赦爾

爾無忿疾于頑無求

備于一夫人有頑嚚不喻汝當訓之無忿怒疾之使人當器之無責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為人君長必有所含忍其乃有所成有所包容德乃為大欲其忍恥藏垢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簡別其德行修者亦別其有不修者善以勸能惡以沮否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進顯其賢良者以率勉其有不良者使為善

○疏爾無至不良

正義曰民者冥也當以漸教之故戒君陳民有不知道者汝無忿怒疾惡頑嚚之民當以漸教訓之無求備於一人當取其所能在為人君長必有所含忍其事乃有所成有所寬容其德乃能大欲其寬大不褊隘也汝之為政須知民之善惡簡別其德行修者亦簡別其有不修德行者進顯其賢良以率

勵其不良者欲令其化惡使爲善也惟民生厚因物有遷言人自然之性敦厚因所見所習之物有遷變之道故必慎所以示之違上所命從厥攸好人之於上不從其令從其所好故人主不可不慎所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汝治人能敬常在道德是乃無不變化其政教則信升于大道惟予一人膺受多福汝能升大道則惟我一人亦當受其多福無凶危其爾之休終有辭於永世非但我受多福而已其汝之美名亦終見稱誦於長世言沒而不朽

疏惟民至永世正義曰惟民初生自然之性皆敦厚矣因見所習之生本性遷變爲惡皆由習效使然人之情性好逆

上所命令之不必從也從其君所好君之所好矣必從之在上者不可不慎所好也汝之治民能敬當從終常在於道德教之汝以道德教之是民乃無不變化民皆變從汝化則信升於大道矣汝能如此惟我一人亦常受其多福無凶危矣其汝之美名亦終有稱誦之美辭於長世矣

尚書注疏卷第十七

